

〔日本〕德富芦花 著
陈 德 文 译

自然与人生

百花文艺出版社

德富芦花
自然と人生
日本岩波书店1982年版

自然与人生
〔日本〕德富芦花 著
陈德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1/32 印张 5 5/8 插页2 字数105,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900

书号：10151·752

定价：1.15元

目 录

面对自然的五分钟

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4)
大河.....	(6)
利根秋晓.....	(7)
上州的山.....	(9)
空山流水.....	(10)
大海日出.....	(11)
相模滩落日.....	(13)
杂木林.....	(15)
檐沟.....	(17)
春天的悲哀.....	(18)
自然之声.....	(19)
高根风雨	(19)
碓冰流水	(20)
栗.....	(22)
梅.....	(24)

风.....	(25)
自然之色.....	(26)
春雨后的上州.....	(26)
八汐之花.....	(27)
相模滩夕照.....	(28)
山百合.....	(30)
晨霜.....	(34)
芦花.....	(35)
大海与岩石.....	(37)
榛树.....	(39)
芒草.....	(40)
良宵.....	(41)
香山三日云.....	(43)
五月雪.....	(48)
香山之晨.....	(49)
相模滩水蒸汽.....	(51)
富士倒影.....	(53)
提网.....	(55)
田家的烟.....	(57)

写 生 帖

哀音.....	(62)
可怜儿.....	(64)
海运桥.....	(67)
樱.....	(69)

兄弟·····	(71)
我家的财富·····	(74)
国家和个人·····	(77)
断崖·····	(79)
晚秋初冬·····	(84)
夏兴·····	(87)

湘南杂笔

元旦·····	(96)
冬威·····	(97)
霜晨·····	(98)
伊豆山火·····	(99)
霁日·····	(100)
初午·····	(102)
立春·····	(103)
雪天·····	(104)
晴雪的日子·····	(105)
初春的雨·····	(106)
初春的山·····	(107)
三月桃花节·····	(108)
春之海·····	(109)
春分时节·····	(110)
参拜伊势神宫·····	(111)
海岸落潮·····	(113)
沙滨落潮·····	(115)

花月夜·····	(117)
新树·····	(118)
暮春之野·····	(120)
苍苍茫茫的夜晚·····	(122)
晚山百合·····	(123)
梅雨时节·····	(124)
夏·····	(125)
凉夕·····	(126)
立秋·····	(127)
迎魂火·····	(128)
泛舟河上·····	(130)
夏去秋来·····	(131)
秋分·····	(132)
钓鲑·····	(134)
同大海作战·····	(140)
秋渐深·····	(150)
富士戴雪·····	(151)
寒风·····	(152)
寒风过后·····	(153)
月下白菊·····	(154)
暮秋·····	(155)
透明凛冽·····	(156)
晚秋佳日·····	(157)
时雨天气·····	(160)
寒星·····	(161)

寒月.....	(162)
湘海朔风.....	(163)
寒树.....	(165)
冬至.....	(166)
除夕.....	(167)
译者的话.....	陈德文(168)

面对自然的五分钟



我们的这种生活，虽然远离尘嚣，却可以听树木的说话，溪中的流水便是大好的文章，一石之微，也暗寓着教训，每一件事物中间，都可以找到些益处来。①

——莎士比亚

① 这段话引自《皆大欢喜》第二幕第一场，中文系借用朱生豪译文。

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明治三十一年一月记)

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午前六时过后，就站在逗子的海滨眺望吧。眼前是水雾浩荡的相模滩。滩的尽头，沿水平线可以看到微暗的蓝色。若在北端望不见相同蓝色的富士，那你也许不知道它正潜隐于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一抹蓝色之中呢。

海，山，仍在沉睡。

唯有一抹蔷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颠，左右横斜着。忍着寒冷，再站着看一会吧。你会看到这蔷薇色的光，一秒一秒，沿着富士之颠向下爬动。一丈，五尺，三尺，一尺，而至于一寸。

富士这才从熟睡中醒来。

它现在醒了。看吧，山峰东面的一角，变成蔷薇色了。

看吧，请不要眨一下眼睛。富士山颠的红霞，眼看将富士黎明前的暗影驱赶下来了。一分，——两分，

——肩头，——胸前。看吧，那伫立于天边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红溢香的雪肤，整座山变得玲珑剔透了。

富士于薄红中醒来。请将眼睛下移。红霞早已罩在最北面的大山顶上了。接着，很快波及到足柄山，又转移到箱根山。看吧，黎明正脚步匆匆追赶着黑夜。红追而蓝奔，伊豆的连山早已一派桃红。

当黎明红色的脚步越过伊豆山脉南端的天城山的时候，请把你的眼睛转回富士山下吧。你会看到紫色的江之岛一带，忽儿有两三点金帆，闪闪烁烁。

海已经醒了。

你若伫立良久仍然毫无倦意，那就再看看江之岛对面的腰越岬赫然苏醒的情景吧。接着再看看小坪岬。还可以再站一会儿，当面前映着你顾长的身影的时候，你会看到相模滩水气渐收，海光一碧，波明如镜。此时，抬眼仰望，群山退了红妆，天由鹅黄变成淡蓝。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啊，请有心人看一看此刻的富士的黎明。

大 河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人们面对河川的感情，确乎尽为这两句话所道破。
诗人千百言，终不及夫子这句口头语。

海确乎宽大，静寂时如慈母的胸怀。一旦震怒，令人想起上帝的怒气。然而，“大江日夜流”的气势及意味，在海里却是见不着的。

不妨站在一条大河的岸边，看一看那泱泱的河水，无声无息，静静地，无限流淌的情景吧。“逝者如斯夫”，想想那从亿万年之前一直到亿万年之后，源源不绝，永远奔流的河水吧。啊，白帆眼见着驶来了……从面前过去了……走远了……望不见了。所谓的罗马大帝国不是这样流过的吗？啊，竹叶漂来了，倏忽一闪，早已望不见了。亚历山大，拿破仑翁，尽皆如此。他们今何在哉。溶溶流淌着的唯有这河水。

我想，站在大河之畔，要比站在大海之滨更能感受到“永远”二字的涵义。

利根秋晓

昔年秋十一月初旬，下榻于利根河左岸一个名叫息栖的地方。这里是利根河的主流同北利根北浦的末流汇合之处。河面宽阔，距离对岸的小见川约有八里。客舍濒临水边，夜半惊醒，但闻枕畔橹声轧轧而过。

黎明即起，众客仍在熟睡。悄悄打开房门来到河边。这里堆满了木柴，拂去霜花坐在上面。夜色微暗，天空和河面茫茫然呈铅灰色。背后昏黑的小屋内，雄鸡高唱以报晓。片刻，对面小见川亦传来隐隐鸡鸣。大河两岸，鸡声相呼，实在有趣。查尔西亚的贤人和康科德的先哲^①，就是这样隔着大西洋互相呼唤的吗？在我眼里，晨光仿佛由两岸的鸡声之间涌上河面来了。不一会儿，小见川上空变成一片蔷薇色。再一看，河面漂荡着

① “查尔西亚的贤人”指英国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卡拉尔（Thoms Carlyle 1795—1881），著有《衣裳哲学》、《英雄及英雄崇拜》、《法国革命史》等。查尔西亚是伦敦西南部的一个自治区。“康科德的先哲”指美国超绝对主义思想家艾马逊（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著有《自然论》、《代表人物论》等。康科德是位于波士顿西北部的小城。

薄红，水雾蒙蒙升起。一切都那样迅疾，甚至不留瞬间的余裕。黑夜向河下游流去，曙光充溢着四方。鸡鸣不已。天空和河水的蔷薇色少有消退。忽然，一道明晃晃的光芒流过水面，令人目眩。回头一看，旭日杲杲，刚刚离开息栖宫城内树林的梢顶。一只飞离林梢的乌鸦，驮着朝阳，宛如报告黎明到来的神使，凛然搏击着清晨的大气，向小见川方向飞去。小见川依然在碧碧的朝雾里酣眠。

对岸尚在沉睡，而这边的村庄已经醒来。身后的茅舍升起了炊烟。家鸭出栏，足迹印在霜地上，呷呷鸣叫着，踏碎朝日，扑向水里。小鸟在河边杨树的枝头上啼啭。

早起的村人，口吐着白气来到河边，掬河水嗽口，洗脸，然后合掌向遥远的筑波方向膜拜。

啊，这里确实是个极好的礼拜堂。我想。

上 州 的 山

织机的声响，缫丝的烟霭，桑树的海洋。这上面高耸着赤城、榛名、妙义、碓冰诸山。远处有浅间、甲斐、秩父的连山，日光、足尾的连山，越后境的连山，或奇峭，或雄伟。根植于地，头顶于天，堂堂而立。

走不尽无边无际的桑原的道路。抬头仰望，这些山峰总是泰然自若地昂着头颅。

那些厕身于日常齷齪的生活之中，而心境却挺然向着无穷天际的伟人们，确乎也是如此吧。

自己每到上州，总觉得群山在向我如此低语。

空山流水

某年秋，十月末。我坐在盐原箒川的支流鹿股川畔的石头上。昨夜，秋风劲吹，红叶大抵散落，河床一片艳红。左右两侧皆是高耸的山峰。夹着一带细长的青空，仿佛天上也有一条河流过似的。时值秋末，河水瘦缩。近乎干涸的细流，打乱石中间穿行。河床蜿蜒于高山深谷之间，曲折而下。远处可以看到流水的尽头。恰巧有一座高山当河而立，堵塞了河水的通路。远远望去，仿佛河水已被山峰吸入体内，又好象这山极力抱住水流，规劝道：“就停在这儿吧，流进村庄有什么好？停下吧，停下吧。”

然而，河水依然流过河底的碎石，钻进红叶厚积的栅栏，高唱着歌儿向前奔去。坐在石头上，用心倾听，有一种声音！松风。这无人弹奏的鸣琴般的声音，拿什么比喻它好呢？身子坐在石头上，心儿却追思着流水的行止。远了，远了，远了——啊，依然隐约可闻。

至今，夜半梦醒，潜心聆听，似乎从远处仍能听到这样的声音。